

新质生产力提升出版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内涵意蕴、 理论机理与策略构建

张新新, 周颖燕

(上海理工大学 出版学院, 上海 200093)

摘要: 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对出版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提出了更为紧迫的要求。通过遵循“内涵意蕴—理论机理—策略构建”的研究思路, 首先界定了出版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内涵和价值, 在此基础上, 提出新型生产工具是出版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之基、创新对象是出版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之轮和质量人才是出版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之翼三个理论机理, 并就新型生产工具智能化、新质劳动对象创新化和新质劳动者高质化进行分析, 最后立足“出版科技—要素质量—人力资本”三个维度, 提出构建出版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具体策略。

关键词: 出版业新质生产力; 出版业全要素生产率; 数智技术; 出版数据要素; 出版高质量发展

中图分类号: G 230.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895X(2024)04-0339-10

DOI: 10.13256/j.cnki.jusst.sse.240614272

Implications, Theoretical Mechanisms and Strategies of Enhancing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in the Publishing Industry by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ZHANG Xinxin, ZHOU Yingyan

(College of Publishing, University of Shanghai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hanghai 200093, China)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urges improvement of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in the publishing industry. This research follows the idea of “connotation value—theoretical mechanism—strategy construction”, firstly defines the connotation and value of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in the publishing industry, and then proposes three theoretical mechanisms, namely, the new production tools are the foundation for improving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in the publishing industry, the innovative objects are the wheels driving the improvement of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and the quality talents are the wings propelling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And then, it puts forward the three theoretical mechanisms of new production tools, innovative objects and quality talents for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enhancement in publishing, and analyzes the new intelligent production tools, new innovative labour objects and the new high quality labourers.

Keywords: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in publishing;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in publishing; digit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publishing data elements; publishing quality development

收稿日期: 2024-06-14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全媒体传播体系下出版深度融合发展研究”(23&ZD218)

作者简介: 张新新, 男, 教授。研究方向: 出版、计算机软件及计算机应用。E-mail: 278198390@qq.com

“新质生产力，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质变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为核心标志。”^[1]为进一步探讨出版业新质生产力的内涵与价值，我们有必要对出版业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标志，即出版业全要素生产率这一议题进行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的40多年间，我国出版业发展已取得长足进步。但自2010年以后，出版业产值规模始终维持在千亿元左右，要素、投资在不断加大，而产出却基本稳定，这意味着出版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并不高，意味着要素质量、要素贡献率、要素配置效率等方面仍存有一定的问题。《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提出要“促进要素有序流动，提高要素配置效率”，党的二十大报告也指出要“着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显然，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已然成为实现包括出版业在内的各领域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

《出版业“十四五”时期发展规划》明确指出要“优化提升人才、技术、数据、知识产权等出版要素资源质量，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制，增强要素配置效能和保障能力，提高出版业全要素生产率”。出版作为文化领域的有机组成部分，如何实现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是新时代下出版业必须回答且答好的重要课题。全要素生产率，是个复杂的范畴，它不是同一具体形式的劳动，也不是主张机器创造价值。学界认为全要素生产率是经济增长的核心^[2]。自202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考察时首次提出新质生产力一词以来，新质生产力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探讨，无疑是当前最大的热点。那么，新质生产力作为一种生产力的新质态，能否赋能出版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呢？换言之，新质生产力视域的出版业全要素生产率是什么？新质生产力与出版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存在何种逻辑机制？新质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如何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本文对此进行阐释与分析。

一、新质生产力视域下的出版全要素生产率的内涵价值

要实现出版业的高质量增长，就要通过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的路径来加以实施，其中，“质量变革是主体，效率变革是主线，动力变革是

基础”^[3]，关键在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一）出版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丰富内涵

何为全要素生产率呢？要了解全要素生产率的含义，首先要了解什么是生产率。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生产率被认为是劳动者生产某种使用价值的效率或能力，与价值量成反比；在《现代汉语词典》中，生产率被解释为劳动生产率或者生产设备在生产过程中的效率；在西方经济学中，生产率指由原材料变成产品过程中的效能和效率表现。生产率类型多样：按生产要素可以分为劳动生产率、资本生产率、能源生产率和原材料生产率；按测定方式可以分为静态生产率和动态生产率；按生产要素又可以分为单要素生产率、多要素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

其中，全要素生产率是指“各种要素集合所产生的生产率之和与各单个要素投入之间的差额”^[4]，是“各要素（资本、劳动等）投入之外的技术进步（变化）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因素”^[5]。换言之，“劳动、资本要素以外对（经济）增长起作用的要素可用全要素生产率来概括”^[6]，这些要素包括数据、技术、知识、管理等新兴要素。全要素生产率的“全”并非是指所有要素的生产率，而是指经济增长中“不能分别归因于有关的有形生产要素的增长的部分”^[7]。换言之，新兴的无形的生产要素是全要素生产率的范畴。

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1957）提出计算全要素生产率的方法是用产出增长率扣除要素增长率（土地、劳动、资本等）所得到的残差（当时主要是技术进步等），即为全要素生产率，这也被称为“索洛残差”法。《意见》明确提出的五种生产要素，其中“土地、劳动力、资本”属于传统生产要素，而“技术、数据”属于新兴生产要素。由此，出版数据、出版技术等新要素所带来的生产率即出版业全要素生产率。

一直以来，出版业经济增长和发展主要依赖要素驱动和投资驱动，依靠资本、劳动力等传统生产要素支撑，而数据作为新兴的劳动对象、数智技术作为新兴的劳动资料，对出版业高质量发展的驱动作用始终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出版业高质量发展要求出版业经济增长须“从投入型增长转变为效率型增长，即由过去主要依靠要素投入、投资规模扩大实现经济增长，转变为依靠技术进步、资源优化配置等来实现高质量增长”^[8]。就出版业而言，提高

全要素生产率的途径主要包括推动出版技术进步、优化出版资源配置、提升出版要素质量、完善出版要素市场化配置制度、强化出版要素配置效能等。下面仅就技术、数据、人才这三种要素推动出版业高质量发展、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来进行分析。

一则,技术进步是出版业的高质量增长最重要的内生动力,是绿色增长的转换动力,也是出版业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最重要因素。出版业高质量发展的内涵是“蕴含文化自信、高质量增长、技术赋能‘三位一体’的协同创新发展”^[9],由此,技术要素、技术子系统是高质量发展出版业的内生要素、内生子系统。出版业高质量发展,需要摆脱以往的主要依靠要素投入、投资驱动的动力机制,转换为依靠创新驱动的动力机制,而这个“创新”则是指以出版科技创新为支撑的出版全面创新体系。技术进步,尤其是数智技术进步、数智技术赋能所带来的增长,是提升出版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核心所在、主体所在。技术进步催生出版新形态新产业,即数字出版——“以数字技术将作品编辑加工后,经过复制进行传播的新型出版”^[10]。

二则,数据作为出版业的新质劳动对象,作为出版业的新兴生产要素,是深入推动出版融合发展、提高出版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关键所在、未来所在。要提升出版业全要素生产率,就要注重数据要素资源质量,提高数据要素配置效率,完善出版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建设内容数据、用户数据、交互数据以及出版治理数据,形成出版数据建设、数据产权、数据流通交易、数据收益分配、数据要素治理等一系列完整的出版数据产业链。“强化出版数据思维、确认数据资源价值、发掘和运用数据这一数字经济的新型生产要素的过程”^[11],也就是出版业高质量发展的过程,是出版深度融合发展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还将催生数据出版这一更具变革意义的出版新业态。数据出版是以数据为生产要素的出版,是出版数据活动所构成的新型出版。较之于数字出版的数字技术赋能属性,数据出版则是从劳动对象的高度变革了从古至今的出版业。正如笔者近期撰文所指出的那样,数据出版是“从内容要素的维度界定,是以数据为中心的新兴出版业、以出版数据活动为研究对象的新兴出版学,探索和研究的是出版数据的投入、应用、传播和治理的活动”^[12]。

三则,积累出版业人力资本,重视高质量出版人才培养,提升编辑数智素养与技能,是出版业全

要素生产率提升的引领性因素,在提高出版业全要素生产率中起到决定性作用。“现代的经济增长大多取决于人力资本的兴起。”^[13]人力资本,是指高质量的劳动要素,是指“经过教育和培训形成的人的知识和技能的存量,相当于马克思理论中复杂劳动的概念”^[4]。出版业的人力资本积累,包含出版企业家、编辑数智素养与技能以及出版人才流动等,涵盖出版编辑的类型、机制和素质等基本范畴。

综上所述,出版业全要素生产率,是指出版业资本、劳动要素以外对出版经济增长起作用的新兴无形要素,包括数智技术、出版数据以及出版人力资本等。出版业全要素生产率是剔除劳动、资本要素贡献后的“残差”,也是出版业经济发展水平、要素综合贡献效率以及出版科技创新能力的集中体现,是判断出版业经济增长质量和发展潜力的重要指标。

(二) 出版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价值意蕴

基于新质生产力的视角,开展出版业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具有以下几方面的意义。

其一,出版业全要素生产率反映出版新质生产力,即出版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是出版新质生产力形成和发展的标志。出版业新质劳动生产力,由“新质劳动者、新质劳动资料、新质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14]而构成,其中:新质劳动者指向编辑数智素养、首席数据官、出版企业家、编辑流通机制等;新质劳动资料指向数智技术,是出版业全要素生产率的直接体现;新质劳动对象,指向出版业的数据要素供给、交易和使用,最终有助于提升出版业全要素生产率。一言以蔽之,提高出版业全要素生产率的重点在于切实提升出版业劳动者的综合素质,充分发挥信息、知识、标准、数据、技术等新要素的贡献,以新兴无形要素的投入使用来拉动出版业的高质量发展。

其二,提升出版业全要素生产率,是推动出版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出版业高质量发展的根本路径在于推动出版质量变革、出版效率变革和出版动力变革,在于提升出版业的文化质量、经济质量和科技含量,在于提升出版效率和效能,在于推动出版业由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发展转向创新驱动发展,以出版全面创新体系推动出版业发展。而要实现上述“三大变革”,其核心在于改善出版业的劳动、资本、土地、数据、技术等要素质量,在于提高出版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由此,提升出版业全要

素生产率,充分挖掘数据、技术、人力资本等新兴无形要素的价值贡献,是推动出版业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必然要求和题中应有之义。

其三,提高出版业全要素生产率,是推动出版深度融合发展、构建全媒体出版传播体系的必然要求。融合出版的当代最新表达是出版深度融合发展,其最终目标是健全和完善全媒体出版传播体系。新质生产力全要素、全领域、全环节、全主体、全时空赋能出版深度融合发展,“推动融合出版的多维发展、破维发展、跨维发展和全维发展,助力构建要素完备、结构优化、功能先进的全媒体出版传播体系”^[15]。出版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为出版业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标志:在全要素赋能方面,注重数据、技术、人才等新要素的供给,从而为出版业生产过程提供类型更多、质量更高的生产资源;在全领域赋能方面,数据、技术、人才渗透并赋能在融合出版的文化子系统、经济子系统、技术子系统以及管理子系统,分别提供出版数据要素、出版数字经济、出版创新科技、敏捷治理工具等,全面加持和赋予融合出版系统;在全环节赋能方面,对选题策划、编辑校对、复制发行等各环节的赋能,以高质量数据、数智化技术、高素质编辑推动构建“数字化协同生产、以群体智能为理念先导、以知识体系构建为核心的”^[16]智能出版流程再造;在全主体赋能方面,出版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要求与之相适配的富含数智素养与技能的编辑群体,呼唤首席数据官、数据工程师等融合出版编辑新类型,同时加速了融合出版编辑的引进、使用、培养、擢升与退出机制实施的进程;在全时空赋能方面,文本大模型、音频大模型、视频大模型、生成式人工智能以及元宇宙等,对推动全媒体出版传播体系的构建能够起到全时空破维发展的积极作用。

二、出版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理论机理

新质生产力“以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为核心标志,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1]。新质生产力赋能出版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其内在的逻辑机理包括:一是新型生产工具是出版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之基,新质生产力为出版业供给数智工具、推动技术进步,从而提高出版业全要素生产率;二是创新对象是出版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之轮,新质生产力为出版业提供数据关键要素,提升出版要素资

源质量、优化出版要素配置以提高出版业全要素生产率;三是高质量人才是出版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之翼,新质生产力提供新质劳动者,提升出版业人力资本水平以提高出版业全要素生产率。

(一) 新型生产工具是出版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之基

新质生产力赋能出版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中,劳动资料智能化在其中的作用尤为明显。劳动资料是生产力中的客体性要素,是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用于改变或影响劳动对象的一切物或物的综合体。对出版而言,传统劳动资料具体指校对系统、印刷机器、发行软件等,而与新质生产力相适配的新型劳动资料,则是出版过程中一系列智能编校审系统、智能印刷设备、智能营销发行软件等具备“高级、精密、尖端”^[17]的特性的先进软硬件系统。

数智技术作为新型生产工具、新兴出版要素,对出版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机理体现如下:其一,作为出版业内生要素、内生子系统,为出版业经济增长、出版业高质量发展、出版业走向高级有序的增长提供新的要素、新的子系统,从而提升出版业协同发展的程度。其二,数智技术有效解决了信息不对称问题,打破了出版业发展过程中的“信息孤岛”,能够有效解决供给和需求信息的上下游流动问题,推动出版企业从“以产定销”走向“以销定产”。其三,数智技术作为一种新生产要素,被投入到出版生产过程,与内容资源、资本、劳动等要素相结合,有利于提高出版要素供给质量,提升出版要素配置效率。最后,数智技术与出版业的深度融合,催生出版技术服务这一出版新业态,直接起到以出版技术进步推动出版业经济增长、提升出版全要素生产率的效果。

下面我们结合出版物形态、出版技术、出版服务来具体加以分析。

首先,劳动资料智能化改进出版物形态,推动出版业满足用户的数智化阅读需要。出版业在转型升级中,通过集成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劳动资料从传统的生产工具转变为智能化的生产参与者^[18]。这种智能化的劳动资料转变,使得出版内容与不同的终端结合,进行针对性的技术开发与呈现。通过采取一个内容、多个产品的OSMU形式,出版物可以在不同的终端上以不同的形态呈现在读者面前,从而在产品形态方面提升出版全要素生产率,实现图书内容价值最大化。例如,电影《指环王》改编

于英国托尔金所创作的长篇奇幻小说 *The Lord of the Rings*, 而游戏巨头 EA 也开发了“指环王”游戏三部曲, 将电影中的精彩场面以游戏的形式真实重现, 目前该书已被翻译成六十多种语言, 并衍生出电影、电视剧、广播剧、游戏等产品。

其次, 劳动资料智能化提供新型生产工具, 为传统出版和数字出版深度融合发展提供工具支撑。2024年, 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深化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研发应用, 开展‘人工智能+’行动”^[19], “人工智能+出版”推动我国出版业向着智能出版的方向迈进。宏观而言, 劳动资料智能化能促进传统出版与数字出版的深度融合发展, 为出版深度融合发展提供最新最先进的工具支撑。借助新一代智能技术, 可研发融合出版一体化 ERP 系统、建设出版数字化新基建、建立数字出版智库等工具, 打破传统出版和数字出版在发展理念、生产流程、人员队伍、体制机制和渠道建设等方面的“两张皮”^[20]“各自为政”二元化壁垒。同时, 通过自动化排版、智能校对、一体化生产等功能的实现, 出版单位能够大大缩短出版周期, 降低运营成本, 提高出版资源利用率, 重塑出版格局。微观而言, 劳动资料智能化出版可以促进出版工具创新, 推动一体化、协同化、同步化出版流程的建立和健全。随着大语言模型在各领域的应用和发展, 出版业也涌现了一批“人工智能+出版”的工具。例如, Insight 平台可以在几分钟内生成一部 10 万字的中文小说的多语种评估报告, 涵盖目标受众、新媒体营销方案、潜在卖点和宣传文案等内容, 大幅提升了出版营销效率, 降低出版单位的决策成本。此外, 人工智能的应用代替了体力劳动和简单脑力劳动, 使无人经济、机器换人等大量出现, 显著提升资源配置效率。

最后, 劳动资料智能化推动智能知识服务发展, 促进出版服务社会、服务大局能力的提升。出版服务包括新闻推荐、知识图谱构建、智能机器人和知识服务等多种服务形式, 其中, 知识服务尤为重要, 智能知识服务更是未来出版业的应用场景之一。所谓智能知识服务, 是以用户需求为核心, 依托高质量资源、智能平台和智能管理体系, 构建成的新型出版形态。具体而言, 通过智能化手段, 突破出版边界, 实现跨领域融合, 在新的技术范式基础上, 智能知识服务不仅能够精准匹配用户需求、定制个性化知识服务产品, 还能提供知识内容数智化跨平台、全场景应用解决方案^[21], 有助于重组有限资源,

将知识以集约化方式进行出版, 从而提升一线资源配置效率。例如, Chat GPT 为用户提供了全新的获取知识方式, 减少了用户对传统获取知识途径的依赖, 降低了获取知识的门槛, 使个体和非权威的声音广泛传播, 实现了智能知识服务的去中心化与去权威性^[22]。

综上所述, 出版劳动资料的智能化是新质生产力推动出版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逻辑机理之一。其不仅显著提高生产效率以及优化产品质量, 还深度激发出版业的创新活力, 为出版业迈向高质量发展奠定牢固基础。

(二) 新质劳动对象是出版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之轮

“数据”逐渐成为除土地、资本、劳动力、知识、技术与管理之外的第七种生产要素^[23]。于出版业而言, 知识作为核心要素、数据作为关键要素、技术作为内生要素, 从而推动劳动对象质变及其与劳动者、劳动资料优化组合的质变, 形成和发展出版业新质生产力, 促进出版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首先, 知识作为核心要素, 在出版生产方式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其重要体现就是知识产权。出版业生产力作为精神生产力的一种, “以往所面对的劳动对象主要是知识、作品、版权素材”^[12], 是以知识单位、作品、选题为劳动对象, 通过编辑劳动的投入, 使之变成满足人们学习和阅读需要的精神产品。但随着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提升, 人们对出版业在生产方式上进行深刻的反思, 认识到传统出版生产方式过于侧重物质资源的投入和产出, 而忽视了知识、创意等无形资源的价值。在知识产权价值的引导下, 出版业将更加重视对知识的挖掘和利用, 实现出版方式的全面升级。知识作为一种无形要素, 如何充分挖掘其要素潜能, 如何在出版业经济增长中激活更大、更充分的价值贡献, 如何以知识价值来提升出版业全要素生产率, 是发展出版业新质生产力所要探索和遵循的重要机理。此外, 文字、图片、音视频水印等技术所带来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提升, 也有效遏制了竞争对手对创新行为的模仿, 进一步激发出版单位创新热情, 促使其加大研发投入, 加速科技成果转化, 最终提升出版全要素生产率。

技术作为出版业高质量发展的内生要素, 有利于提升出版业科技含量, 对出版业高质量发展起到科技赋能的积极作用, 从而通过推动出版科技进步

来提升出版业全要素生产率。发展出版业新质生产力,提高出版活动的科技含量,要在遵循技术赋能机理的基础上,基于先进的赋能理念,推动出版元素和科技元素的深度融合,构建出版业高质量发展的技术赋能驱动体系和应用体系,切实提高出版产品制作、生产和传播过程的技术含量。随着新兴数智技术融入出版领域,区块链、人工智能、大数据、虚拟现实、增强现实、混合现实等高新技术更是加快了出版生产方式的变革。科技创新拓展了出版的生产方式、产品形态与传播渠道,新产品、新场景、新空间层出不穷,成为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引爆点与增长极^[24]。

最后,数据作为推动数据出版发展的核心对象,作为促进出版业数字经济发展的关键要素,其“优化组合、叠加聚合、放大倍增”^[25]效应的发挥,能够深刻变革出版业生产方式和治理方式,是发展出版新质生产力、提升出版业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着力点。数据是指利用一定的信息技术手段所形成的对信息的数字化记载,出版内容数据、用户数据、交互数据、治理数据对其他生产要素的乘数效应,能够研发新型产品与服务,促进数据出版这一融合出版新业态的产生和壮大。同时,出版数据以其低成本性、高流动性、外部经济性和长期无限性等特点,对出版过程中的各部门产生辐射带动作用,从而提升出版全要素生产率。此外,有关出版核心数据、重要数据和一般数据的认知、建设和应用,是未来深入推进出版融合发展、推动出版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议题。

综上所述,出版劳动对象的多样化、高质量是新质生产力推动出版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逻辑机理之一,强调生产要素在出版业高质量发展中的重要性,这不仅极大拓展了出版生产范畴,而且深刻改变了其生产方式,为全面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注入了活力。

(三) 出版业人力资本是出版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之翼

劳动者不仅是生产力中的主体性要素,也是融入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之中的渗透性要素^[26],同时还是生产力中最活跃、最具有能动性和创造性的要素,是出版业新质生产力的决定性要素。“人力资本积累是经济增长的源泉,是现代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和永久动力。”^[4]但每种生产要素并非均是均质的,不同物质资本的技术含量和效率不同,不同劳

动的人力资本存量也不同,出版业单纯的劳动力投入并不是人力资本的投入,而只有经过培训教育产生的编辑的知识和技能才是出版业人力资本的积累,而人力资本积累可以引领出版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一直以来,出版业全要素生产率不高的原因在于资源错配,其中投资驱动阶段把投资偏重在物质资本而非人力资本,从而导致比例错配,致使出版业创新能力不足。这一点,在启动中央文化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三步走”战略(2013—2015)之初就有所考量,当时提出是否在数字出版人才培养方面进行投入,但鉴于缺乏量化、可评估、可操作的项目考核指标,最终提出的出版业数字化转型方案还是围绕“基建、资源、平台”等物质资本展开,而没有在出版业人力资本积累和储备方面进行着力。

随着新质生产力的快速发展,一大批更高效、更智能、更安全、更绿色的出版新型生产工具将出现,这对出版劳动者提出了更高的素养要求。邹韬奋先生认为:“无论何种事业,能干的还要愿意干,否则难有责任心,愿意干的还要能干,否则难有效率。”^[27]出版业人力资本的积累,从要素供给的角度来看,需要以提升编辑数智素养与技能为核心,以出版企业家人力资本培育和出版人才流通机制为两翼,来培育人力资本服务的新动能,进而提高出版业全要素生产率。

首先,出版劳动者要具备数字素养。数字素养是数字社会公民学习工作生活应具备的数字获取、制作、使用、评价、交互、分享、创新、安全保障、伦理道德等多方面的素质与能力的集合^[28]。在数字化转型成为全球趋势的今天,数字素养的高低已逐渐成为衡量国家软实力的重要标志,这对社会各领域的劳动者来说,包括出版业在内,劳动者数字素养的水平,将直接影响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一方面,数字素养与科技水平相辅相成。出版从纸质化、网络化向数字化、智能化转变,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越来越多的数字技术不断应用于出版领域,通过融合出版一体化ERP系统、智能编校排系统、出版领域垂直大模型等,实现了流程智能再造和出版模式创新。较于传统出版业,不仅可以达到降本增效的目的,还能在大幅释放出生产力和内容价值的同时,使从业人员得以从繁琐、机械的工作流程中解脱出来,投身于更具挑战性和创新意义的工作,进而开启行业的“第二增长曲线”^[29],从总体上倒逼劳动者素质提高。同时,新质生产力将科技创新摆在了发展的核心位置,这意味着新一代信息

技术将持续得到研发与应用,出版劳动者通过不断学习掌握新兴技术,可以更有效地进行出版资源的整合、内容的创新以及市场的拓展,进而推动出版全要素生产率的持续提升。另一方面,出版劳动者只有在具备较高数字素养的基础上,方能自如地运用数据要素,推动技术赋能,洞察市场需求和读者偏好,实现出版业价值释放和创造^[30],进而提升出版全要素生产率。

其次,出版劳动者要具备数据素养。近年来,我国率先将数据作为新生产要素正式纳入中央文件。以数据产品的研发、数据要素的应用、数据价值的挖掘和数据方式的传播为核心使命的数据出版,必将实现出版深度融合发展与高质量发展的创新业态。因此,在出版深度融合和高质量发展阶段,出版劳动者的数据素养尤为重要。数据素养是指有计划的方式处理数据的能力,并能够在各自的背景下有意识地使用和质疑数据,这包括收集、探索、管理、整理、分析、评估和应用数据的技能。一方面,出版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以数据要素为支撑。在出版内容的价值创造过程中,数据要素发挥倍增效益的作用,能够显著提升资本、劳动等有形要素的生产效率,继而促进出版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为出版高质量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另一方面,出版劳动者数据素养的提升,更利于将数据化理念贯彻出版全产业链,通过“协同”“融合”和“复用”效用提升出版全要素生产率。

再次,出版劳动者要具备智能素养。随着ChatGPT、Sora等相关人工智能工具的出现,一个全新的媒介环境正在逐步构建,引领人类的媒介化生存进入一个新纪元。人工智能技术在为人类生活带来诸多新便利的同时,形塑着人类的行为模式、思维方式、生活形态,甚至可能使人类面临被机器控制、异化的风险^[31]。面对人机关系的重大变革及一定程度上的颠覆,人类的媒介素养必须进行相应的升级,而智能素养是升级的核心方向之一。具体而言,算法推荐、机器写作、智能编辑和精准营销等新业态进入出版领域,对出版劳动者的智能素养提出了更高的标准,意味着他们要不断提升自身的智能素养,细化、量化一切工作,实现效率的最大化。此外,新质生产力的高科技、高效能和高质量特征,正成为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强大动力,出版劳动者应充分学习包括算法素养、人机协同素养和人机交流素养在内的智能素养,将出版与人工智能技术深度融合,实现出版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

综上所述:出版劳动者素养与技能的提升,是发展出版业新质生产力、积累出版业人力资本的核心抓手,是推动出版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逻辑机理之一;出版业人力资本与新型生产工具、新质劳动对象共同构成了出版业全要素生产率的理论机理基础。

三、基于新质生产力的出版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策略构建

长期以来,我国出版业在粗放型增长模式下实现了快速发展,但是这种模式伴随着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现象导致出版资源短缺,难以转型升级,对出版业可持续发展带来了严峻挑战。在资源环境硬约束日益趋紧的背景下,转变出版业高质量发展动力机制由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变为创新驱动,显得刻不容缓。发展出版业新质生产力,提升出版业全要素生产率,需要在“出版科技—要素质量—人力资本”三个维度进行协同。

(一) 推动出版科技进步,助力劳动资料智能化,优化出版资源配置

出版科技创新,是出版业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支撑,引领和带动出版产品创新、服务创新、模式创新、业态创新和消费创新。出版科技创新和出版要素创新配置、出版业深度数字化转型共同催生了出版业新质生产力,推动着出版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以出版科技创新发展出版业新质生产力、提升出版业全要素生产率的策略和路径如下。

(1) 确立数智科技作为出版业内生要素。技术要素是出版业高质量发展的内生要素,数智技术子系统是出版业深度融合发展的子系统,技术要素赋能出版业文化子系统、经济子系统、管理系统,从而推动整个出版业发展由低级有序走向高级有序,推动出版业的质量、效率和动力变革,推动出版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

(2) 强化出版业数智基础设施建设。出版业数字化、数据化、智能化基础设施建设,能够有效打破知识、信息、数据之间的壁垒,推动供需互动,以供给侧引领需求侧,以需求侧牵引供给侧,是推动出版经济发展行稳致远的关键抓手。出版业数智基础设施建设要在前瞻规划、合理布局、整体协调的基础上,整合国家、社会、企业多元主体力量,

适度超前发展算力设施,重点放在行业数据基础设施方面,有效统筹效率和安全,确保出版数据安全与发展的兼顾与平衡。

(3) 推动出版业基础性、关键性技术突破。出版业基础关键技术突破要把着力点放在出版物产权价值评估与确权应用技术、出版业数据资产权属管理与透明服务网络关键技术等领域;出版业关键技术的突破要在融合出版 ERP、出版数据中台、出版垂直大模型、智能印刷技术、智能编校排技术等方面取得实质性突破,以出版业基础性、前沿性关键共性技术突破来引领出版整个产业变革与深度融合发展。

(4) 加速出版业科技应用创新。较之关键技术突破,出版科技应用场景更为重要、更为务实,具有更丰富的情境和更庞大的出版机构用户基础。近年来,大数据、区块链、增强现实、虚拟现实、生成式人工智能等技术不断作用于出版业,为出版业科技应用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突破性技术资源,也催生了一系列数字出版技术应用场景。

(5) 提升出版科技服务水平。出版科技服务,作为一种新的出版服务、出版业态,是数智科技深度作用于出版业所形成的创新性出版产品,也是出版劳动资料(生产工具)智能化的体现,是出版科技资源与内容资源、数据资源、管理要素资源等协同配置的结果,是高质量、高效率出版要素配置的产物。出版科技服务除了依托以往的方正电子、清华同方等出版技术提供商以外,如人民法院出版社法信平台、商务印刷馆数字出版公司等也在陆续对外提供出版数据、出版 APP 研发等出版科技服务。

综上,积极研发应用出版新型生产工具,推动出版技术革新与产业升级,对于提升出版全要素生产率具有重要意义,是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首要驱动力。

(二) 提升出版要素资源质量,激发劳动对象多样化,强化出版要素配置效能

技术进步不仅深刻影响着出版劳动者和出版生产工具,还在潜移默化中改变着出版劳动对象。出版业的高质量发展,要面向数据、知识、管理等关键要素,重组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新质生产力要求充分激发智力、劳动、技术、数据、管理、知识和资本等生产要素活力^[9]。具体来讲,可从以下几方面着力。

其一,激活出版数据要素。激活出版数据要素

潜能,发掘出版数据要素价值,是发展出版业新质生产力、提升出版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关键所在、未来所在。出版数据要素乘数效应的发挥,于出版企业而言,首先须确立出版数据要素理念,明确出版数据尤其是内容数据是重要的生产要素,是关键的要素,是未来出版业发展的枢纽;其次,应建立健全包含出版数据资源采集、数据加工、数据产品化、数据产品营销、数据资产建设在内的一整套数据出版流程;最后,应基于数据治理的理念,在出版数据治理的基础设施、关键技术、体制机制等方面取得实质性突破,确立敏捷治理框架以创新出版管理。

其二,强化出版技术要素。强化出版技术要素的应用,激活出版技术要素在提升出版业全要素生产率方面的价值。出版技术要素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有两条基本路径。一为直接途径:出版科技直接作为生产资源被投入到出版产品服务研发过程,在劳动、资本之外提供技术要素生产率,提供大于多要素生产率的出版业全要素生产率。二为间接途径:一方面,出版科技要素作用于出版数据,为出版数据要素潜能激活、价值发掘、产品研发、资产评估入表等提供技术支撑,协助出版数据要素价值的视线;另一方面,出版科技要素作用于劳动者,数智技术赋能图书出版编辑、数字出版编辑和融合出版编辑,使其具备数智化适应力、胜任力和创造力,提升出版业编辑的数智素养和技能,为出版业积累高质量的人力资本。

其三,提升出版业知识要素贡献率。知识要素在出版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方面的具体路径可包括多个方面。首先,明确知识产权价值,确立内容定价机制。出版业本身就是知识生产与传播的产业,如何以知识产权为核心,形成以内容价值、内容定价为中心的出版物定价机制,从而释放知识产权价值,充分发挥知识要素的价值,是今后一段时间内需要探索和改革的议题。其次,探索版权应用场景,充分发挥版权价值。出版深度融合发展,多模态知识呈现方式,引起了版权由整体化走向碎片化、叠加化、倍增化的趋势,适应上述趋势的版权应用机理、场景和路径亟待建立和健全。最后,保护知识产权,营造良好的版权环境。互联网、数字化对出版业的冲击,首当其冲是版权保护问题,如何营造知识产权领域的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和普法良好环境,确保知识产权得到足够尊重和有效保护,是提升出版业知识要素贡献率的前提和基础。

(三) 积累出版业人力资本,以人力资本积累 引领出版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创新创造能力突出、引领发展本领显著、数智素养与技能卓越”^[32],是新质生产力对出版业新质劳动者提出的新要求,也是与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相适配的出版业人力资本新标准。

首先,应不断提升编辑数智素养与技能,设立适应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职称岗位。编辑数智素养与技能的提升,宜发力于以下几点。第一,在出版企业发展规划层面,编辑数智素养与技能是创新能力为导向的出版人才评价体系的题中之义,数智素养与技能应成为出版企业人力资源发展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要鼓励编辑数智技能的价值发挥和贡献,以适应出版业数字化、数据化、智能化的发展趋势,对编辑数智素养、数智技能的培训、教育须成为常态化的规划议题和内容。第二,在出版行业标准层面,应尽快建立健全出版从业者数智素养与技能行业标准规范,就编辑的数智化适应力、胜任力和创造力进行规范,并出台相应的实施细则,以有效考评和测度编辑数智素养和技能。这一点,笔者曾于2023年撰写草案并提交审核,很遗憾地是未得到肯定答复,应该说,目前该项工作已属于刻不容缓。第三,在国家和地方出版专业技术人员职称制度改革方面,应推进完善职业技能等级认定,把数智素养、数智技能纳入考评范畴,写进职称考试教材,健全编辑完善数智素养和技能评定的长效机制。

其次,培育和发展出版企业家人力资本,弘扬出版企业家精神。

新质生产力的特点是创新,弘扬出版企业家精神,培育出版企业家人力资本,是出版业发展新质生产力、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又一重要路径。出版深度数字化转型,机遇与挑战并存,数字出版从业者唯有按照“创新发展、专注品质、追求卓越、主动履责、干事担当、艰苦奋斗、以切实行动积极投身国家重大战略”^[33]的优秀企业家精神去思考、去实践、去奋斗,方可切实推进出版业深度融合,建成和完善全媒体出版传播体系。出版企业家在主导出版要素资源配置、构建高质量出版供给体系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引领性作用。

培育出版企业家人力资本,需要在两方面着手。一方面,培育出版企业家的创新能力。坚持以内容创新为体、以出版科技创新和管理创新为翼,构建出版科技创新引领下的出版全面创新体系,是培育

出版企业家创新能力的重要内容。另一方面,激发出版企业家的担当精神。出版企业家的担当精神体现为:积极投身国家重大战略,锚定建成出版强国远景目标,推动出版产业和出版事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出版深度融合,构建出版全媒体出版传播体系;提升出版活动文化质量、经济质量和科技含量;培育面向未来、面向世界、面向大众的出版人才队伍;等等。

最后,加速出版人才合理流动,发挥高素质出版人才的价值贡献。出版人才的合理流动,是在培育出版业人力资本之外,通过引进出版业人力资本的方式,来实现出版企业人力资本的积累和壮大。出版业人力资本的培养和教育属长期效应,而出版人才引进则属于近期效应,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出版人力资本的累积。实践证明,出版业发展新质生产力,须因社制宜、因地制宜地进行。出版集团、龙头企业、头部出版企业在发展新质生产力方面,具有新质劳动资料、新质劳动对象和新质劳动者以及优化组合的天然优势,由此,高素质出版人才由一般性出版企业走向高质量出版企业,实现人力资本向全要素生产率高的企业迁移,有助于后者进一步发展新质生产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四、结语

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与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息息相关,新质生产率贯穿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全过程。本文在提出出版业全要素生产率内涵价值的基础上,分析出版业生产率的理论机理,构建“出版科技—要素质量—人力资本”的三维协同策略,着力推动新型生产工具智能化,激发新质劳动对象的多样化,提高新质劳动者的数智素养,实现资源配置优化,从而提升出版全要素生产率。

关于出版业新质生产力,除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以外,还有诸多议题值得深入研究,如数据出版新业态、首席数据官、出版业发展质量问题、出版业创新动力机制问题、新质生产力要素的优化组合问题等,上述议题,我们将在后续文章中一一予以分析和探讨。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 [N]. 人民日报, 2024-02-02(001).

- [2] 龙建辉,程亮,卢山.全要素生产率综述:结构分解、影响因素与产出贡献[J].《科技创业月刊》,2015,28(21):13-15.
- [3] 刘世锦.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J].《中国发展观察》,2017(21):5-6;9.
- [4] 洪银兴.资源配置效率和供给体系的高质量[J].《江海学刊》,2018(5):84-91.
- [5] 易纲,樊纲,李岩.关于中国经济增长与全要素生产率的理论思考[J].《经济研究》,2003(8):13-20;90.
- [6] 洪银兴.全要素生产率和集约增长[C]//全国高校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研讨会第10次会议论文集.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6:78-82.
- [7] 石枕.怎样理解和计算“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评一个具体技术经济问题的计量分析[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1988(12):68-71.
- [8] 张新新,孙瑾.要素·结构·功能:出版业高质量发展经济维度分析——基于提高出版经济活动质量的视角[J].《数字出版研究》,2023,2(4):47-56.
- [9] 张新新.出版业高质量发展的概念界定与基本特征[J].《编辑之友》,2023(3):15-24.
- [10] 张新新.数字出版概念述评与新解——数字出版概念20年综述与思考[J].《科技与出版》,2020(7):43-56.
- [11] 方卿,张新新.推进出版业高质量发展的几个面向[J].《科技与出版》,2020(5):6-13.
- [12] 张新新,刘琪荣.新质生产力赋能数据出版:动因、机理与进路[J].《出版与印刷》,2024(2):34-44.
- [13] 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M].巴曙松,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42.
- [14] 张新新,刘琪荣.新质生产力驱动出版高质量发展的三个着力点[J].《中国出版》,2024(12):8-14.
- [15] 张新新,周妹伶.新质生产力推动全媒体出版传播体系构建——推动出版深度融合发展的新要素新动能新路径[J].《中国编辑》,2024(6):11-20.
- [16] 张新新,刘华东.出版+人工智能:未来出版的新模式与新形态——以《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为视角[J].《科技与出版》,2017(12):38-43.
- [17] 周文,许凌云.论新质生产力:内涵特征与重要着力点[J].《改革》,2023(10):1-13.
- [18] 徐政,张姣玉.新质生产力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价值旨向、逻辑机理与重要举措[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4,53(2):104-113.
- [19] 中国政府网.政府工作报告重磅!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EB/OL].(2024-03-05)[2024-04-10].https://www.gov.cn/zhengce/jiedu/tujie/202403/content_6936388.htm.
- [20] 张新新.基于出版业数字化战略视角的“十四五”数字出版发展刍议[J].《科技与出版》,2021(1):65-76.
- [21] 童晓雯,袁小群.智能化出版知识服务转型升级的技术实现路径研究[J].《数字出版研究》,2024,3(1):78-84.
- [22] 王婷瑜,张新俏,杜智涛.权力的解构与强化:ChatGPT重建知识生产秩序[J].《数字出版研究》,2024,3(1):43-50.
- [23] 李诚浩,任保平.数字经济驱动我国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机理与路径[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53(4):159-167.
- [24] 郭万超.论新质生产力生成的文化动因——构建新质生产力文化理论的基本框架[J].《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4):1-10.
- [25] 夏义堃,蒋洁,张夏恒,等.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信息资源管理学科回应与思考[J].《农业图书情报学报》,2024,36(1):4-32.
- [26] 本刊编辑部,张天宇.劳动焕“新”新质生产力呼唤新型劳动者[J].《中国工人》,2024(3):22-29.
- [27] 陈挥.《中国出版家·邹韬奋》[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 [28] 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行动纲要[EB/OL].(2021-11-05)[2024-04-10].https://www.cac.gov.cn/2021-11/05/c_1637708867754305.htm.
- [29] 周文婷,刘莹.科技赋能出版新业态:生成式出版的内涵特征、实践进路与发展反思[J].《出版广角》,2024(3):70-74.
- [30] 张新新,刘一燃.编辑数字素养与技能体系的建构——基于出版深度融合发展战略的思考[J].《中国编辑》,2022(6):4-10.
- [31] 彭兰.智能素养:智能传播时代媒介素养的升级方向[J].《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46(5):101-109.
- [32] 方卿,张新新.出版业高质量发展目标之创新发展——以新质生产力推动出版业高质量发展[J].《编辑之友》,2024(2):29-35;53.
- [33] 张新新.加速推进传统出版与新兴出版动能接续转换——2017年数字出版盘点[J].《科技与出版》,2018(2):27-32.

(责编:朱渭波)